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希腊精神

一部文明史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乔戈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希腊精神

——一部文明史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乔戈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 / (英) 汤因比著；乔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ISBN 978-7-100-11467-7

I. ①希… II. ①汤… ②乔… III. ①文化史—古希
腊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5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乔戈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467-7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48.00元

ARNOLD J. TOYNBEE

**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5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版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9 版翻译。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授权商务印书馆独家翻译、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编辑委员会



- *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 * 刘耀春(四川大学)
- *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
- 陈 淳(复旦大学)
-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
- 董少新(复旦大学)
-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 刘津瑜(美国德保大学)
- 刘永华(厦门大学)
- 陆 扬(北京大学)
- 彭 刚(清华大学)
- 渠敬东(北京大学)
- 宋立宏(南京大学)
- 孙向晨(复旦大学)
- 杨明天(上海外国语大学)
-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 张广翔(吉林大学)

* 执行主编



阿诺德·汤因比

作者简介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二十世纪智者”。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外交部等机构,一生游历甚广,曾两度访华,非常推崇中国文化。著述颇丰,代表作为《历史研究》(12卷,1934—1961),其历史理论和全景式的文明史叙述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译者简介

乔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古典研究系访问学者,目前任教于重庆西南政法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史、古典哲学。著有《国家的伦理》(2014)一书,另有论文和译文数篇,分别载于《现代哲学》、《求是学刊》等刊物。

总序

“人文”是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教化、德行、情操的关切,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对崇高境界的追慕。人文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层面,审视自我,认识自我。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其有人文,有自己特有的智慧风貌。

“时代”孕育“人文”,“人文”引领“时代”。

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揭示了人文的核心内涵。一部浩瀚无穷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人文史。不同的时代散发着不同的人文气息。古代以降,人文在同自然与神道的相生相克中,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发展印痕,并把高蹈而超迈的一面引向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是科技昌明的时代,科技是“立世之基”,而人文为“处世之本”,两者互动互补,相协相生,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测量来研究整个自然界。它揭示一切现象与过程的实质及规律,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包括人的自然生命)提供工具理性。人文则立足于“人”的视角,思考人无法被工具理性所规范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超越。它引导人在面对无孔不入的科技时审视内心,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防止科技被滥用,确保精神世界不被侵蚀与物化。

回首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这两对时代主题深刻地影响了人文领域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矛盾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方式得以缓解。空前的灾难促使西方学者严肃而痛苦地反思工业文明。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刺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与人文之互

相渗透也走向了全新的高度,伴随着高速和高效发展而来的,既有欣喜和振奋,也有担忧和悲伤;而这种审视也拷问着所有人的心灵,日益尖锐的全球性问题成了人文研究领域的共同课题。在此大背景下,西方学界在人文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干预了这一时代,进而为新世纪的到来奠定了极具启发性、开创性的契机。

为使读者系统、方便地感受和探究其中的杰出成果,我们精心遴选汇编了这套“二十世纪人文译丛”。如同西方学术界因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提出的“漫长的十八世纪”“漫长的十九世纪”等概念,此处所说的“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包含了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一世纪早期的漫长岁月。希望以这套丛书为契机,通过借鉴“漫长的二十世纪”的优秀人文学科著作,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文”本身,并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注入更多人文气息、滋养更多人文关怀、传扬更多“仁以为己任”的人文精神。

本丛书拟涵盖人文各学科、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注重学术性与专业性,又强调普适性和可读性,意在尽可能多地展现人文领域的多彩魅力。我们的理想是把现代知识人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紧密结合,不仅为高校师生、社会大众提供深入了解人文的通道,也为人文交流提供重要平台,成为传承人文精神的工具,从而为推动一个高度文明与和谐的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殷切希望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学界同行参与其中,同时也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正,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做好。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编委会

2015年6月26日于光启编译馆

奇异的東西雖然多,但沒有一種能像人這樣奇異。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你應當拜上帝這位主,唯獨要侍奉他。

——《馬太福音》4:10 和《路加福音》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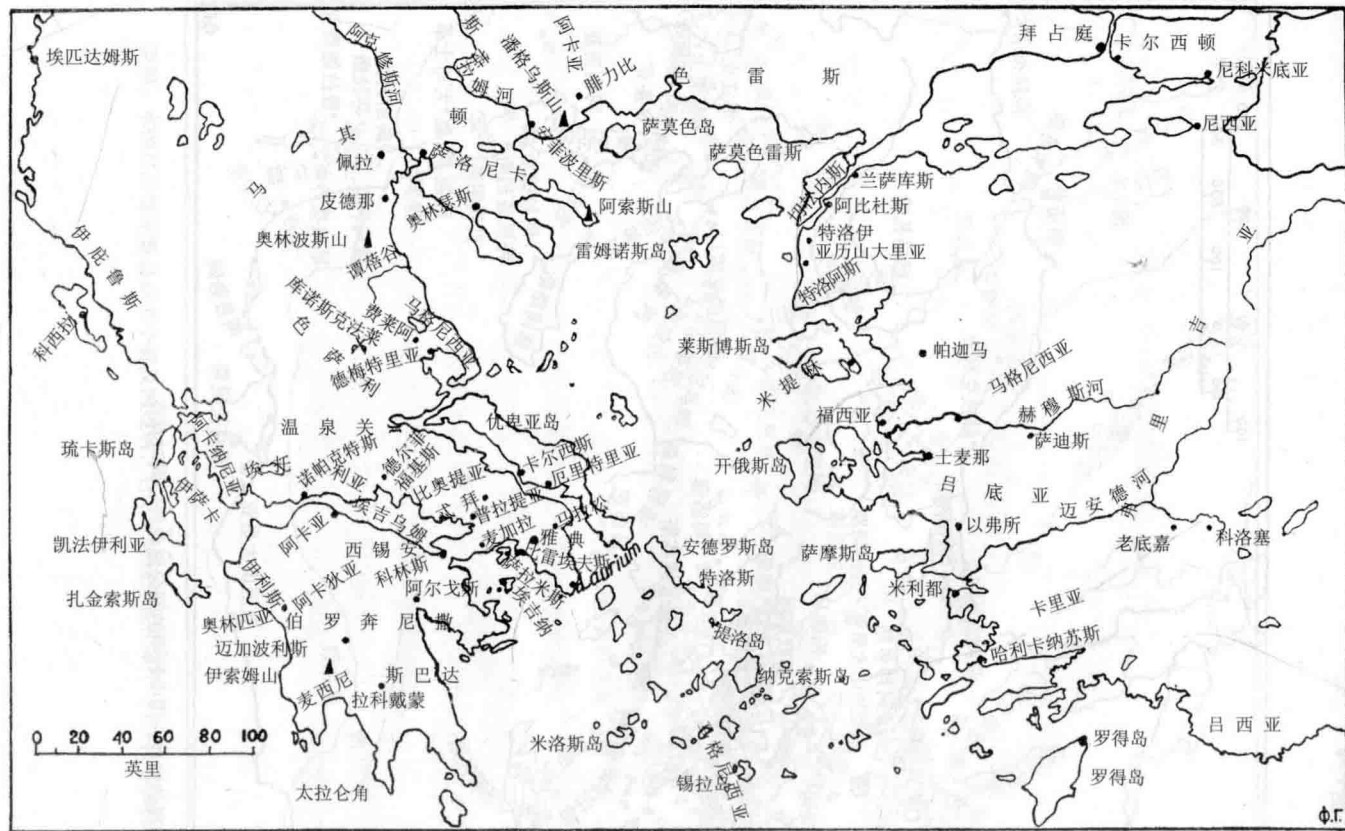
引自《申命記》6:13

地中海



现的地点，图中标明的部分地名并非同时存在。

图2 爱琴海



说明：图中某些地名并非出现于同时代。

前 言

1914年,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教授作为“家庭大学文库”(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主编之一,向我委托了此书。当年,我在牛津休长假,假期伊始,我就对本书的构思做了一些笔记,并且呈交给默雷教授征求批评意见。当我写作的时候,面前放着一封默雷教授于1914年7月20日的来信,它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很惭愧之前没有写作此书。我完全专注于完成《阿尔刻提斯》^①的工作,而遗忘了其余世界。”从接下来的一个月开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大约有43年时间,默雷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目标。然而,当时默雷在英格兰写下的这句话表明,即便是这样一位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对政治抱有超乎寻常兴趣的学者,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消化了默雷对我的笔记所做的极富启发的批注,并且写完了前四章的初稿。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些初稿或笔记。

1951年,我在瑞士度假期间,完成了一些新的笔记,并且又提交给默雷教授。这一次,因为没有公共灾难的妨碍,我写完了崭新的全书初稿。然而,不幸的是,我没能能在默雷去世前及时完成并向他呈现。

眼下这个版本是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间,我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写完的:太平洋、塔斯马尼亚(Tasmania)、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冰岛、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和苏塞克斯。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并没有

① 《阿尔刻提斯》(*Alceste*)是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戏剧。此时,默雷正在完成它的英译和注释工作。——译注

viii 重访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世界中心,但我的确目睹了这个中心之外扩展的某片广阔区域。这个区域既包括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巴克特里亚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Bactria)横跨大陆的征服,也包括尼罗河上亚历山大里亚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从海上对阿拉伯海东部国家的和平渗透。

当一个人试图写一部文明史时,去某个剧场(无论多小)观看正在上演的戏剧会大有帮助。用自己的双眼远远地瞧一眼风景,远比他花费数年研究地图和文本要有收获得多。

在我着手本书的第一批笔记之前,也就是1911至1912年,我亲自徒步(以最佳的方式)旅游了罗马附近的区域,最远到达塔尔奎尼亚(Tarquinius)、希斯佩罗(Hispellum)和加埃塔(Caieta);另外还游览了希腊的欧洲大陆区域,最北抵达法萨罗(Pharsalus)和安布拉基亚湾(Ambracian Gulf);我还步行穿越了克里特岛东部三分之二的区域以及阿索斯(Athos)半岛。1921年,我游览了君士坦丁堡、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具有亚洲风情的海岸,最南抵达迈安德河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西海岸和色萨利(Thessaly)北部以及马其顿西部,包括林塞蒂斯(Lyncestis)、欧耳代亚(Eordaea)、艾里米奥提斯(Elimiotis)。1923年,我造访了安卡拉。1929年,我穿过安卡拉和西里西亚隘口,游历了塞琉西斯(Seleucis)北部的两座城市奥龙特斯河上的安条克(Antioch)和皮埃里亚(Seleucia Pieria)。途中,我为了去巴士拉(Basra)和日本,又穿越了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1948年,我和妻子作为土耳其政府的客人,在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经公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游览。我们造访了勃尕卡尔(Boghazkal'eh)、阿马西亚(Amasia)、托卡特(Tokat)、塞巴斯提亚(Sebastia)、卡萨利亚(Cappadocian Caesarea)、西里西亚隘口(再一次游览,这次是通过公路,而不是铁路)、塔尔苏斯(Tarsus)和阿达纳(Adana)。在1956至1957年间自东向西的环球旅行中——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在这次旅行期间写作的,我在阿里卡曼陀(Arikamedu)第一次(1957年2月)到达了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它是位于印度东南岸的希腊“工厂”,刚好在本地治里(Pondichery)的南面。在这段时间与

1957年8月开始前的间隙,我们游览了犍陀罗(Gandhara)的塔克西拉(Takshasila)和白沙瓦(Peshawar)——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的都城。我从巴比伦出发,到达了里海隘口(Caspian Gates),通过东北方向的大路上行,这条路是塞琉古(Seleucid)国的枢纽,也曾是波斯帝国的枢纽。另外,我还从贝鲁特(Beirut,腓尼基人的城邦和罗马殖民地贝鲁图斯)的据点出发,游览了哈特拉(Hatra)和埃尔比勒(Arbela),并且游览了佩特拉(Petra)和巴尔米拉(Palmyra);还有塞琉西斯的两个南部城市老底嘉(Laodicea)和奥龙特斯河上的阿帕美亚(Apamea),腓尼基城市阿拉德斯(Aradus)和塔索斯(Tartus),科伊勒-叙利亚(Coele-Syria)的一些地方如巴贝克(Baalbek)以及奥龙特斯和约旦的温泉,希腊史的帝国时代在德鲁兹(Jabal Druz)和浩兰(Hauran)的城市,德卡波利斯(Decapolis)的费拉德费亚(Philadelphia)、格拉撒(Gerasa)和加大拉(Gadara),腓尼基人海岸的比布鲁斯(Byblos)、西顿(Sidon)和推罗(Tyre),非利士人(Philistine)海岸的加沙(Gaza)和拉菲亚(Raphia),最后到达了城墙围绕的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街道设计显示了哈德良(Hadrian)的卡皮托林纳城(Aelia Capitolina)的格局。

我对希腊世界的直接知识尚有巨大而严重的缺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游历过迈加拉、西西里或突尼斯,伊庇鲁斯(Epirus)和潘诺尼亚(Paenonia,如今的马其顿共和国),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腓利比(Philippi)或潘格乌斯山(Mount Pangaeus),罗得岛(Rhodes)、卡里拉(Caria)和吕西亚(Lycia),乌克兰或埃及(希腊世界的两大谷物供应源),巴克特里亚(Bactria)或帕罗潘尼撒德(Paropanisadae)(两者如今都在阿富汗)。敢写这些重要的区域而没有亲眼目睹会有一定风险,但除此之外的选择就是推诿不写,拖到天荒地老。总之,本人尽力可为的是:摊开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评鉴。

阿诺德·汤因比

1958年

目 录

- 前 言 / 1
- 第一章 故事情节 / 5
- 第二章 希腊生活方式的自然环境 / 17
- 第三章 应对挑战:混乱与压迫 / 25
- 第四章 城邦的个人解放 / 39
- 第五章 应对挑战:腓尼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来自西部的竞争 / 51
- 第六章 应对挑战:波斯人来自东方的侵略 / 63
- 第七章 雅典与斯巴达:建立政治和睦的失败 / 75
- 第八章 马其顿接受希腊精神与开拓东方 / 89
- 第九章 从城邦中解放的个人 / 97
- 第十章 君主制与联盟国:建立政治和睦的失败 / 109
- 第十一章 罗马:接受希腊精神与打破均势 / 117
- 第十二章 痛苦时代 / 133
-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和平与希腊文化的衰落 / 149
- 第十四章 东方宗教对希腊精神的吸纳及其在希腊世界的传播 / 165
- 第十五章 基督教战胜希腊世界国家的崇拜 / 173
- 第十六章 希腊精神的瓦解 / 183
- 参考书目 / 191
- 索 引 / 205
- 译 后 记 / 223

前 言

1914年,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教授作为“家庭大学文库”(Home University Library)的主编之一,向我委托了此书。当年,我在牛津休长假,假期伊始,我就对本书的构思做了一些笔记,并且呈交给默雷教授征求批评意见。当我写作的时候,面前放着一封默雷教授于1914年7月20日的来信,它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很惭愧之前没有写作此书。我完全专注于完成《阿尔刻提斯》^①的工作,而遗忘了其余世界。”从接下来的一个月开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大约有43年时间,默雷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目标。然而,当时默雷在英格兰写下的这句话表明,即便是这样一位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对政治抱有超乎寻常兴趣的学者,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消化了默雷对我的笔记所做的极富启发的批注,并且写完了前四章的初稿。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些初稿或笔记。

1951年,我在瑞士度假期间,完成了一些新的笔记,并且又提交给默雷教授。这一次,因为没有公共灾难的妨碍,我写完了崭新的全书初稿。然而,不幸的是,我没能能在默雷去世前及时完成并向他呈现。

眼下这个版本是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间,我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写完的:太平洋、塔斯马尼亚(Tasmania)、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冰岛、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和苏塞克斯。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并没有

^① 《阿尔刻提斯》(Alcestis)是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戏剧。此时,默雷正在完成它的英译和注释工作。——译注